

本
期
导
读

B7 记忆
罗瑞卿和上海

B11 译文
从明天开始

编
者
的
话

本报副刊部主编 | 第 460 期 | 2013年 4月 14日 星期日 责编:赵 美 视觉:叶 聆

星期天夜光杯

执笔《情书》 写下自己的成长

由广东省文化厅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民政事务局与康乐及文化事务署、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合力打造的大型现代舞剧《情书》，圆满完成了广州的演出后，将于5月移师香港和澳门巡演。在这部舞剧中，杨青担任了原创文本作者。杨青说，《情书》里有太多自己成长的烙印。

从小就钟情于文字的杨青，那么多年来一直都保持着写日记和写书信的习惯。日记里，是她对生活的记录、对世界的观察，而书信则是维系她和家人、朋友的情感的管道。“书信是让我痴迷的东西，它既有书写的记录，也有时间的烙印。这两样于我看来，可以构成永恒。我们最希望沟通是当下的，所以这么多即时的聊天工具应运而生。但书信的倾诉，是完全的孤独。孤独不一定是痛苦，也可能很幸福。不知道答案，只有憧憬，这是一个自我营造的乌托邦。”杨青说，“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觉得自己是靠书信活着的。”于是，当《情书》的导演——广东现代舞团艺术总监潘少辉先生找到杨青，请她写现代舞剧《情书》的文本时，杨青欣然应允，“那好像是冥冥中的必然。”

舞剧《情书》围绕五封书信展开，创作的初衷很明确——要做一出观众看得懂的现代舞剧。在杨青的原创文本中，通过主人公“小艾”与父亲、自己、朋友、恋人的五封书信的连接，形成了一条贯穿人物二十年成长的情感脉络。书信内容包涵了父辈深沉的家国情怀、自我对理想和爱情的热烈追求、爱情的幻灭与人生苍凉，以及千山万水走遍的蓦然回望。《情书》乃人之常情，是生命的柳暗花明、一唱三叹的追寻之路，杨青相信，无论穿越多少时代，能够沉淀下来的，总有一些共同的价值和值得珍惜的回忆。被这出舞剧感动得泪水涟涟的观众，从她的文本里，感受到了传统与现代共存的情感守护。

在杨青家里，她和家人的书信被妈妈按时间整理好，装订成册，厚厚的，沉沉的，记录着流转的岁月。开始创作《情书》的时候，杨青很自然地从记忆中，翻出当年和父亲之间的书信。那些信的内容，她甚至可以倒背如流。于是在《情书》的“与父亲的家书”的文本中，大量的段落直接脱胎自父亲写给杨青的书信。舞台上的主人公阿鸿放弃了法律的学业追寻艺术。现实中的杨青，放弃了医学专业，做起了和医学完全不相关的工作。他们的背后，都有父亲深沉的目光一刻不离地关注。

“我的父亲是位医生，也是位律师，他对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都有很透彻的认识。我刚刚开始工作，不太适应环境时，父亲在信里告诉我，任何时候好与坏都是相随相伴的，要看到主流总是好的，因此，不要悲观厌世。他总是让我相信美好，同时又告诉我，追求美好的过程中，会遇到一些不美好。他给了我一颗博大的心。”杨青说，虽然自己很多年都在外工作，没有和父母住在一起，但是通过书信，父亲总是耳提面命地在她身边呵护，“我们的关系，就好像《傅雷家书》里的父子关系。父亲对我有关心，有骄傲，也有担心。”不论何时，提及父母，杨青都会充满感恩：“父母对我的天然的肯定，让我可以心无旁骛地往前走。他们是我最大的财富。”

杨青

◆ 朱砂

“外面春光明媚，像我现在的心情，各种希望在破土发芽，接受春风雨露，抑或暴雨狂风。你要好好珍惜自己的心！”这是由粤、港、澳三地政府联合委约制作的大型现代舞剧《情书》的文本中的内容。它的创作者是杨青，一个执著、勇敢的女子。作为文化整合与传播的有力推动者，杨青同时也是独具个性的女性艺术家，其视频作品《杨青访谈录》、文字及声音作品《青的自动播》、舞蹈剧场文本《你是谁》于近年在上海、香港、广州参展及参演。



■ 舞剧《情书》剧照



▲ 担任“开放式原创”设计展策展人，和嘉宾们在一起

▼ 担任《VISION 杂志》百期空间装置展“读相”策展人



认准了就会投入

两年“高压锅”式历练

支撑起之后十年的成长

虽然《情书》是否会登陆上海的舞台尚未可知，但《情书》自它被创作时，就注定了和上海的缘分。“我在上海和杭州的那两年经历太重要了，它滋养了我之后十年的职业道路和文字创作。在《情书》中表达出的很多人生体悟，都和我在上海的经历紧密相关。”

初到上海时的杨青是令人羡慕的，很短的时间里，她进入国际著名品牌旗下，被公司委以重任派去杭州，全面负责品牌经营的综合管理工作。满怀憧憬和斗志地奔赴杭州，一年以后杨青回到上海，却带着灰涩的心情。“当时的那份工作，需要我懂得长袖善舞，懂得平衡各种复杂的人事关系，而那个时候的我，还没有具备足以应对这些的能力。”回首那段时光，杨青说，就

好像进入了一个“高压锅”，得到很多机会，也面临各种压力，内心敏感的她常常忍不住想逃跑。

“我是那种认准一个事情就会很投入的人，所以，在决定放弃的时候也特别痛苦。”杨青坦言，在上海经历的挫折，让当时的自己很痛很痛。“我当时的辞职信写了一万两千字。你想，我对那份工作投入有多深啊。可是它真的伤了我的心。”

回到广州后，杨青开始她的媒体生涯。从国际品牌到著名媒体，她再次完成了人生目标的“破”与“立”——让“自我突破”变成一种“生存常态”，就在不断放弃和追寻的路上，她越来越接近真正想做的“自己”。

杨青越来越强烈的对生命的表达欲，终于催生了系列随笔——“青的自动播”，通过电子

站在艺术与大众之间

做个“信达雅”水准的“翻译”

2012年，杨青成立了自己的“杨青工作室”。甫一亮相，她就致力为文化建立最佳传播途径和商业合作平台。她再一次发挥惊人的“杨青速度”，不到一年时间，一系列国际级的艺术事件，都与“杨青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。既是艺术创作者，也是艺术运营者，亦商亦文，杨青终于以个人品牌的姿态站在了艺术和大众之间。

在第41届香港艺术节的内地媒体传播合作上，杨青得到了对方高度赞赏。这个全亚洲最受瞩目的文化盛事，每年邀请全球最顶尖的艺术家，为观众呈现为期一个月的精彩演出

和活动。杨青凭借对传播的深入了解和对艺术事件的专业解读，为香港艺术节的传播整合带来了远超预期的效果。扮演一个文化交流的使者，杨青觉得骄傲而自豪。

艺术有艺术的语境，大众有大众的审美和理解能力，商业也有商业的诉求，怎样在三者之间架起桥梁，做好“翻译”，而且这个翻译还要做到信达雅，考验人的综合素质和平衡能力。多年的文化艺术项目运作经验和与艺术家打交道的经历，让杨青具备了担当桥梁和翻译的素养。

3月底，林奕华的《贾宝玉》在广州演出，与林奕华久别重逢，两人见面当即互相给对方一个大大的拥抱。两人的相识缘

本期《星期天夜光杯》增添了三个新版面：《译文》《上海闲话》和《新智》。原来的《民间收藏》已归入《国家艺术杂志》，《东方大律师》归入《社会与法》周刊，希望读者留意。

邮件不定期地与艺术家们分享探讨。在电子邮件这种看似冰冷的沟通平台上，她将人的温度放入其中，将生命的观察和思考送上未知的轨道。这种看似毫无目的的行为，渐渐成了艺术圈里朋友们的共同期待。这种女性的独立意识和自我探索，最终进入美国旧金山中华文化基金会策展人陈畅的视野，“青的自动播”的文字与声音作品成为复旦大学与密歇根大学“全球华人女性与视觉再现国际学术研讨会”的同期展览“WOMEN 我们”的重要部分。

与女性主义研究团体的密切往来，又令杨青在探讨女权议题的重要展览“十个女性的声鸣”中，采访拍摄了视频作品《杨青访谈录》。在这个作品中，她将镜头对准一系列活跃在各领域的女性艺术家，记录她们的努力与困惑。在这些表达中，生命如剥开的竹笋，呈现它原本的质感和温度。将生命贴近最朴素的状态，倾听内心最真实的声音。

于四年前一场由杨青策划的艺术对话活动。在做那场活动之前，杨青对林奕华是毕恭毕敬的，一如学生见到德高望重的教授，经过了现场交流，活动结束后长谈时，杨青已经完全放松下来，聊起自己对都市人情感消费化的心态的看法，更是妙语连珠。林奕华频频拍手叫好：“你的语言表达能力太强了！简直可以去做脱口秀。”他还鼓励杨青：“你可以写剧本啊。说不定，我的下一部戏就可以请你写剧本。”这非正式的“邀约”，让杨青很受鼓舞。于是，四年之后，广州大剧院的后台，在大大的拥抱之后，杨青迫不及待地告诉林奕华自己开始独立做工作室了，而且“我真的写了个剧本”！

给杨青肯定和鼓励的前辈还有好多，杨青说：“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面镜子，一个榜样，或者一盏前方的明灯。在他们身上，我看到做人的品格。艺术只是一种表现形式，真正的艺术家是在做人。”

侯莹是旅居美国的近年来最受西方关注的舞蹈家之一。她在国内外来回穿梭，杨青的“青庐”是她在国内的重要驿站。每次通宵长谈后送她离开，杨青都会静立很久，为这来之不易的相见，也为各自在精神世界的孤独心疼。2012年侯莹排演了现代舞作品《介》。看到舞台上所传达出的痛苦、纠缠和绝望，联想到生活中熟悉和了解的侯莹，杨青说，自己仿佛看到侯莹“咄”的一声把自己摔在舞台上，毫无保留，绝不妥协。这是追求极致的撕裂，也是艺术创作上的决绝。而侯莹对杨青形容的“咄”的一声报以大笑，“我们都了解彼此所面对的精神困境。”

